

追寻逝去的风云

（拾壹）

——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大型系列报道

1950年3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先锋营强行登陆儋县超头海滩，打响“琼崖解放的第一炮”

先锋无畏伏怒波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钟节华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黄洋



红色
遗址

渡海先锋营登陆点烈士墓
儋州市白马井超头村



本报记者寻访的海南红色遗址
分布示意图

留言
簿

海南解放来之不易

2015年5月，是海南解放六十五周年的日子，海南解放来之不易。一是人民群众付出了很多。他们将自家门板拆下供解放军搭铺休息，提供各种厨具、柴草方便解放军做饭，用自家牛车到深山密林砍毛竹、伐木材制作救生圈，制作橹、桨供解放军海练。二是渡海联络人员出生入死。由于国民党军实行严密封锁，我军运送密件纪律是“人在不失密，遇死要毁密，失密要杀头”。比如“毁密”，就是危险时将密件放入嘴中嚼烂下肚或烧掉。足见当年斗争之残酷。三是海战训练随时面临敌情。我军在海上训练时，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和敌舰攻击。艰难险阻吓不倒英勇的人民军队，最后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很快解放了海南岛。

——琼崖纵队老战士 杨运珠

继承革命遗志
建设美好家园

为了迎接大军渡海，儋县县委部署各乡筹粮，保障渡海部队的后勤供给。群众闻讯踊跃交粮。与此同时，羊德光、吴景清分头从寨基、新英、兰田、南岸、白马井等渔村发动渔民潜渡到雷州半岛。因此，儋县有干部、船工直接参加首次渡海登陆作战。这次战斗中，先锋营伤亡50多人。另外，儋县协助渡海的船工牺牲5人，即黄华利、林黄养、黄养杜、林养熙、刘杰新。烈士的鲜血洒在祖国宝岛的碧海银滩上，我们要继承革命遗志，把儋州建设得更加美好。

——中国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儋州东坡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韩国强

旅游景点
应融入红色文化

建议儋州市委、市政府拨出专款，重新维修白马井超头市村海滩首次登陆点，将其打造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后续可以规划建设超头海滩公园，对接海花岛旅游景区项目，从而推出红色文化融合生态文化的旅游景点。

——湖南长沙游客 叶卫真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儋州白马井超头海滩：

渡海先锋营
登陆点纪念碑

1950年3月5日黄昏时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二团加强营799人和13名船工，从雷州半岛启航，分乘13艘木帆船渡过琼州海峡，战胜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拦截和阻击，在儋县白马井超头海滩一线强行登陆，与琼崖纵队一总队胜利会师。该先锋营在战斗中伤亡50余人，但为解放海南打响了第一枪，突破和动摇了国民党所谓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在儋县革命史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二处处长赖永生：

为大规模渡海作战
提供了宝贵经验

野战军第一次潜渡成功并与琼崖纵队会师，“是琼崖人民及琼崖解放军在坚持二十余年的孤岛艰苦斗争中第一次得到外力帮助的胜利会师”，“是琼崖解放的第一炮”，极大地鼓舞了琼崖革命军民。3月8日，琼崖区党委发来贺电，热烈祝贺野战军首批渡海部队潜渡成功，并“向解放军先遣部队的全体指战员致崇高的敬礼和热情的欢迎。”

虽然登陆部队只有一个加强营，但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为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极大振奋了我军将士解放海南岛的信心。敌人吹嘘的不可逾越的海陆空立体防线，在我正义之师的强大攻势下，已难以防守，敌人固守海南岛的妄想也从根本上动摇了。



陈应中（左二）在百年老屋前讲述家人支持渡海作战的故事。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旧

1950年3月6日，解放军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二团渡海先锋营胜利登陆后，部分指战员与琼崖纵队首长合影。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翻拍



新

儋州白马井海滩上，静静地竖立着渡海先锋营登陆点纪念碑。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两千多年前，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先后率军登陆，平定海南，维护国家统一。东汉马援坐骑创并为将士解渴的佳话，留下“白马井”这一地标和她的历史传奇。秉承千载伏波将军豪迈气概，白马井从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战略要地。

进入1950年，历史又一次选择了白马井——“琼崖解放的第一炮”在这里打响。

1950年3月6日，渡海加强营799人连同13名船工，在琼纵部队配合下登陆会师。此举突破国民党海陆空军的立体防御，撕开了所谓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的缺口，成为解放海南战役的先声。

勇士南下 苦练两栖战术

在白马井镇超头海滩，一片苍松掩映下，立着两块石碑：前面一块的正面，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二团登陆先锋营登陆点”字样；后面一块则是“傅世俊烈士之墓”，登陆先锋营的排长。

白发苍苍的琼崖纵队老战士杨运珠轻抚着一本《跨海之战》回忆录，深情地打开一扇记忆之门：“1949年3月，我从琼纵独立团调到广东徐闻骑队工作。”

杨运珠回忆，1949年12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四十三军、第十二兵团四十军所属的这两个军，当时驻扎在雷州半岛，掀起了海战练兵的热潮。毛主席密切关注渡海作战准备情况，不久又明确指示：“分批偷渡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

对于渡海训练，有“韩旋风”之称的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道：“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

强将手下无弱兵。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二团加强营，被遴选为第一个偷渡登岛的部队，因而更加紧张有序地投入到海战练兵中。

在徐闻参与渡海作战准备的杨运珠说，海战简直让这些从内陆来的将士“走火入魔”，他们连吃饭时也在练兵。不少指战员一边吃饭，一边把筷子往碗里一插当帆船，而饭桌就成了海洋，津津有味地研究起海战队形来。

近两个月的苦练，让惯于陆战的“猛虎”部队，变为“两栖作战”的“海军陆战队”。除此之外，渡海加强营还储备弹药和三天以上的生活物品。

“选择在白马井登陆，刚开始并没有确定下来，而是一个契机造就的。”儋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史学副研究员唐卓昌告诉记者。

唐卓昌说，1950年3月初，由于国民党军集中主力向我琼崖西区进攻，儋县海头至白马井之间近百里长的海岸线上，仅有一个步兵团防护，其中一个营还在加紧修筑海头至那大的公路。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获悉后，当即向驻徐闻野战军发报建议，利用这个空档，让先锋营在白马井海岸登陆。该建议很快得到渡海部队采纳。

百姓支前 备钱备粮备人

就在渡海部队紧张练兵的时候，儋县和徐闻的老百姓也忙开了。他们在为子弟兵准备后勤供给。

超头市村，暗灰色的瓦片上覆盖着扭成丝状的落叶，深褐色的墙壁上粘连着干枯的苔藓，古铜色的木门上被风雨剥蚀出粗糙的坑洼。这是一幢三层三间的乡下老屋，位于儋州市白马井镇寨基村。“这房子有100多年了，我住在这里也有四五十年了。”今天，老屋主人陈应中告诉记者。

生于1933年的陈应中自豪地说，解放军渡海前，姐姐陈显爱是琼崖革命武装的一员，主要从事医护工作；父亲陈春林则千方百计为渡海部队筹运粮食。

超头市村谓之“市”，是因为千百年来，人们定期聚在大榕树下，或以物易物或以钱交易，使这里成为一个较有规模的货物集散中心。陈春林正是利用这个市场，为革命队伍购运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事实上，不仅仅是陈应中一家积极为解放军渡海作准备，包括超头市村在内，儋县人民积极出钱出力。

据儋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儋州历史》一书记载：1949年，为迎接解放军渡海作战，儋县县委指示各区乡革命力量深入村庄开展准备工

作。经济方面，共筹集枪代款银元1263元、劳军衣服代款银元2576元，募捐银元5397元，并收到公粮预借粮634石。军事方面，全县地方武装队伍有487人，以及民兵1088名。人力方面，儋县县委动员船工60多人，派出党政干部10多人，分为五批，先后潜渡琼州海峡前往雷州半岛，汇入驻扎在广东徐闻的解放军阵营。

小船偷渡 首战飞机军舰

今年已92岁的万康明，就是当年北渡徐闻的白马井船工之一，他对先锋营登陆白马井往事记忆犹新——

1950年3月6日傍晚，先锋营从徐闻出发时，东北风很大，帆船速度很快。但到深夜12时风停了，各船只得摇橹前进。3月6日拂晓，船队离白马井镇还有70多里，大雾消散，前方冒出国民党军的一支帆船队。4架敌机也在上空盘旋。见到敌船有很多小红旗，我先锋营也插上小红旗；对方换成白旗，我船队换上同样颜色的旗帜。敌机盘旋了几圈，分辨不清，便飞走了。

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近，岸上的国民党守军终于发现了解放军渡海部队，于是慌乱开炮。才离开敌机又折返，接连向海上的船队投弹。先锋营迅速组织迫击炮和机枪还击。顿时，海面上与空中，枪炮声震耳欲聋。

拚命摇橹的万康明猛觉得右边大腿一阵刺痛，差点没站稳。他知道自己中弹了，但坚持站立，加紧摇橹。排长傅世俊见状，大声吩咐战士照顾好万康明，自己接力摇橹。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腹部，他却紧握着橹不放。快到岸时，傅世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倒在甲板上，他双目圆睁，右手指向岸上的碉堡。

“冲啊，为傅排长报仇！”战士们发出猛虎般的吼声，争先恐后地跃上超头市村的海滩，一梭梭愤怒的子弹射向敌军。

唐卓昌介绍，先锋营登陆时，琼纵一总队周密部署，开展接应：七团一营和八团阻击从排浦、新州、王五方向来的增援之敌；九团则潜伏在儋县新地村，待渡海先锋营打响战斗，从背后攻击岸上敌军。

由于先锋营和琼纵战士的内外夹攻，白马井超头市村、寨基村一线的敌军

纷纷溃退。

下午3时许，在超头海滩成功登陆的先锋营，与琼纵接应部队胜利会师。为防止外围大批敌军反扑，当晚，先锋营随琼纵部队转移到白沙县阜龙乡。

先锋营在白马井的成功登陆，不仅为成功贯彻毛主席渡海登陆的战略战术探出了路子，谱写了我军战争史上用小木船迎战军舰飞机的新战例。

抢滩精神 滨海新区扬帆

清明时节雨纷纷，湿漉漉的脸上，分辨不清是雨还是泪。抚摸着“傅世俊烈士之墓”的碑刻，万康明不由得语调哽咽：“傅排长，我又看你来了！”

“傅排长作战勇敢，可惜为革命牺牲了。每次想他时，我就去他墓前看看！”万康明动情地说。他如今仍生活在白马井寨基村，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

五年前，儋州市委、市政府在白马井超头海滩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不但与健在的亲历者一起追思历史，而且激发了儋州不少有识之士的共鸣。

唐卓昌认为，这种共鸣共振的动因，其实是一种敢于和善于奋斗的“抢滩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从历史来看，渡海先锋营登陆仅隔一个多月，在渡海大军和琼纵部队猛攻下，1950年4月24日，儋县全境解放，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从现实意义来看，这种精神可以提振信心、增强创新、促进发展。

如今的白马井超头市村的海域，正兴起建设热潮。记者在现场看到，儋州的重点工程海花岛项目就在这片海域作业。融合三次产业的这个重点项目计划投资400亿元，将刷新儋州乃至海南的旅游格局。

今天的白马井，已成为儋州市重点发展的滨海新区，处于海陆空交通的汇合点；高速公路、高铁、机场和码头将投入使用。昔日荒凉的海滩，会成为海南西部的交通中心。这里，无论是“海花岛”填海作业，还是观光路拓展及鳞次栉比的高楼建设现场，来来往往的工程车和高大的塔吊，都挥洒出冲天的干劲。

潮起北部湾。白马井，又迎来建设家乡的大潮！（本报那大4月25日电）